

## 美國的白色恐怖和暴民政治

余創豪

[chonghoyu@gmail.com](mailto:chonghoyu@gmail.com)

### 美國充滿了自由的氧氣？

今年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在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，她的演講激起了許多爭議。她盛讚美國充滿了自由的氧氣，因為她和同學們可以放膽地討論敏感的政治議題。雖然她沒有明確地批評中國，但她的言論卻令許多中國大陸人民不滿，有人甚至指責她「賣國」。

我認為她只說對了一半，不錯，在美國如果我說了某些偏離正統立場的話，我不必擔心秘密警察會在晚上敲我的門，跟著邀請我去旅行，但美國有另一種形式的白色恐怖，那就是「暴民政治」（Tyranny of the mob）。

從前我寫過一篇關於美國學生驅逐演講嘉賓和迫使大學講師，校長辭職的文章（[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on\\_cultures/self\\_center.pdf](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on_cultures/self_center.pdf)），因為那些學生不喜歡聽到不同的意見，現在這種趨勢越來越糟。

今年 5 月 21 日，副總統彭斯到聖母院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辭，大批學生離場抗議。在講話中，彭斯稱讚聖母院大學為「言論自由和思想交流自由的先鋒」，他還說：「雖然這所大學保持了文明和公開辯論的氣氛，但美國許多校園卻有太多言語守則、安全區、語調審查、政治正確性，所有這一切都遏制言論自由……這些普遍的做法破壞學習和破壞追求知識，它們完全不屬於美國的傳統。」聖母院大學的抗議活動十分和平，學生只是靜靜地離開，但在其他校園，抗議活動卻並不是那麼平靜。

### 鐘型曲線論是種族主義？

舉例說，今年三月位於佛蒙特州的米德爾伯里學院（Middlebury College）邀請政治學家查理·穆雷（Charles Murray）到校園發表演講，當穆雷博士抵達學院時，數百名學生對他大喊大叫，擾亂研討會，抗議人士更採用「肢體語言」去表達不滿，結果造成一名教授受傷。後來穆雷到聖母院大學演講時亦發生群情洶湧的場面。

為什麼人們對穆雷如此反感呢？這需要追溯到 1994 年，那一年穆雷和心理學家李察·赫恩斯坦（Richard Herrnstein）發表了一本頗具爭議性的書，書名是【鐘型曲線】，他們在書中指出，人類智力受到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，智力的分佈是一條鐘型曲線，亞洲人的平均智商高於白人，而白人的平均智商則高於黑人。此後，穆雷和赫恩斯坦被標識為種族主義者。

我在大學教心理學，我一直使用【鐘型曲線】這本書作為反面教材，我認為這本書的推論大有商榷餘地（<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teaching/assessment/overview.html>）。儘管如此，我同意聖母院大學對穆雷的立場：「我當然不是因為自己同意或不同意穆雷而邀請他來演講，我試圖教自己的學生基於人家論據的優劣來作出評價，但你必須先閱讀其論據或聽他的演講，然後才能評價他們。」可惜，這只是少數的聲音，大多數人都不想聽到任何自己不喜歡的東西。

### 自己聘請保鏢去維護言論自由？

大約在同一時間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一些學生團體邀請保守作家庫爾特（Ann Coulter）發表演講，當消息傳開時，柏克萊校園爆發很多抗議活動，大學當局和校園警察局都收到可靠情報，顯示暴力團體會對庫爾特不利。由於大學沒有足夠人力去保證其人身安全，大學表示不能讓庫爾特在原本安排的日期和時間演講，她只能學生人數少一點的時候發言，從而減低發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。在四月份庫爾特決定取消演講計劃。

庫爾特是一位超級保守派人士，她十分支持小布殊總統的政策。坦白說，我不同意她所說的大部分言論，過去我曾經寫了一篇批評她的文章（[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on\\_cultures/ann.shtml](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on_cultures/ann.shtml)），但我是否支持她在加州大學發言的權利呢？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不過，有些教授卻有不同的看法，最近我參加了在加州舉行的西岸心理學會議，在大會中一位教授說：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意義並不是不惜一切代價去保護言論自由，大學沒有義務為了一次演講活動去提供額外的保安人員，大學有權調配資源在其他方面，去為學生謀求福利。如果庫爾特想去柏克萊，她可以僱用自己的護衛員。」

我對這番話感到震驚，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因為受到威脅而不能自由地表達意見，而你的答案是「貴客自理、自求多福」，那麼美國跟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又有什麼區別呢？當時我幾乎想站起來對她說：「如果我不想你在台上講話，現在威脅你的人身安全，但大會拒絕派警衛來保護你，你會就此閉咀離場嗎？」當時我沒有這麼說，因為我恐怕她真的會召警衛來。不過，若果我有一千名支持者，那麼保安人員也是莫奈吾何，只要人多勢眾，我便可以對任何人滅聲。

我們應該付出高昂的代價去保護自由和人權嗎？我的答案是絕對肯定的。1957年，九名黑人學生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鎮註冊入讀一所全白人的中學，許多白人威脅這些學生，宣布他們會不擇手段去阻止他們進入學校。為了應對這恐嚇，艾森豪總統派遣聯邦軍隊去護送這九名黑人學生上學。我們可以對這些學生說以下的話嗎？「你可以僱用自己的保安

人員來護送你到學校，政府有權調配軍隊去做更重要的事情，例如對抗蘇聯。」政府動用了很多人力資源去保護這些學生，即是這好像是小題大做，但這是原則性的問題！

## 被特朗普株連之罪？

今年 5 月 11 日，白求恩庫克曼大學（Bethune-Cookman University）邀請教育部長貝奇·德沃斯（Betsy DeVos）在畢業典禮演講，當消息傳出時，有五萬多人聯署抗議，很多人甚至要求大學校長辭職。在典禮期間，畢業生噓聲四起，有些轉過身去，背對德沃斯，有些在演講時離場。我對學生的反應沒有異議，他們有權表達不滿。但我認為要求校長辭職會造成寒蟬效應，從今之後，害怕出事的人便不會再邀請任何稍有爭議性的人物到大學。

為什麼德沃斯會如此不受歡迎呢？當中有很多原因，例如德沃斯是受到特朗普任命的，一位黑人教授說，德沃斯不應該來演講，因為她代表了白人霸權。此外，德沃斯曾經說：「『傳統黑人高等院校』（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, HBCU）在提供學校選擇方面是真正的先驅者，他們活生生地證明了，如果為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，他們將會獲得更多機會和達到更高的質量，他們的成功表明更多的選擇幫助學生燦爛地發展。」許多人對此感到不安，他們指出，HBCU 是美國南北內戰後產生的，因為黑人不能入讀白人等學府，所以才出現了黑人大學，HBCU 是種族隔離的活生生見證。故此，人們將德沃斯視為種族主義者。

熟悉我的讀者都知道我不喜歡特朗普，但是，我不會因為特朗普而株連德沃斯。坦白說，我在德沃斯的 HBCU 評論中沒有看到任何種族主義的元素，相反，她讚揚 HBCU，因為 HBCU 為黑人提供了另一個選擇。讓我用這個比喻來說明：當香港受英國殖民政府統治時，香港政府實行精英教育，只有極少數精英可以進入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，那時嶺南學院、樹仁學院、浸會學院、珠海學院給予很多學生第二次機會，我會說這些學院「在提供學校選擇方面是真正的先驅者，他們活生生地證明了，如果為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，他們將會獲得更多機會和達到更高的質量，他們的成功表明更多的選擇幫助學生蓬勃地發展。」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支持英國的精英主義教育。

在畢業典禮上，德沃斯說：「高等教育和民主的標誌之一，是我們能夠與不同意見的人交流和學習，我尊重所有參加畢業典禮的人，包括那些表達出跟我有不同意見的人。」不過，我恐怕無論她說什麼，她都會承擔株連之罪。

## 校園裡沒有白人的一天

長青州立大學（Evergreen State University）有這個傳統：一年中有一天，少數族裔學生和教職員都不進入校園，這傳統之目的，是讓白人意識到沒有了少數民族的支持，白人的生活會如何受到影響。但今年少數族裔學生想扭轉做法，他們要求所有白人離開校園一天。一位名叫溫斯坦（Bret Weinstein）的生物學教授發布了一個電子郵件，表示反對該提案，他認為少數民族自願留在校外是沒有問題的，但強迫白人離開校園卻不正確。5月24日，一群憤怒學生圍著他，要求他辭職。

除了反對所有白人應該離校一天的建議外，溫斯坦還批評說，大學不應該只是為了增加種族多樣性而僱用少數民族教授，他說，在科學中，教師得到職位的理由是他可以教授科學，而不是促進多樣化。

於是乎，人們替溫斯坦扣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，許多學生威脅他，校園內滿佈要求他辭職的口號和標誌，基於安全考慮，溫斯坦已經許多天沒有進入校園。

## 最可怕的不公義源於自以為義

不少人認為，由於以上那些人都是「種族主義者」、「極右派」、「特朗普陣營的人」，故此他們沒有權利在任何一所大學發言，也不應該佔有教席。

讓我們來做這個思想實驗：筆者從前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，每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都邀請理查德·道金斯（Daniel Dawkins）、丹尼爾·丹尼特（Daniel Dennett）、薩姆·哈里斯（Sam Harris）……等新無神論者到校園演講，內容都是批判宗教，這所大學的勞倫斯·克勞斯（Lawrence Krauss）教授也不時發表類似的演講。為了維護真理，我煽動一大批基督徒學生去擾亂、衝擊每一個研討會，恐嚇每一個演講者，並要求大學校長和教授辭職。我的理由是，這些有偏見的新無神論歧視基督徒，他們散佈歪曲和仇恨宗教的言論，因此他們沒有權利發言或教書。請問你對我的做法會有什麼回應？

讓我告訴你我真正做了什麼，我不僅從來沒有組織任何針對這些新無神論者的抗議活動，我並且參加了幾乎每一場演講，甚至鼓勵我的教會朋友參加。現今筆者任教於一所基督教大學，我曾經建議邀請無神論者、穆斯林、佛教徒……來到大學跟我們對話，原因很簡單：知己知彼！他們的觀點能夠幫助我反省自己的信仰和建立自己的論據。

可惜，今天白色恐怖的氣氛正在籠罩美國，如果人們不想聽到自己不喜歡的話，那麼他們會不惜一切來使你閉口，侮辱你的人格，套上妖魔化的標籤，迫你認錯、辭職，令你永無寧日。然而，這些暴徒可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後果是兩敗俱傷的。

首先，這些激進的左派向極右派輸送了彈藥，超級保守的電視頻道福克斯新聞（Fox News）利用上述事件來表明右翼正在受到壓迫，從而吸引更多人支持特朗普。有線新聞

網（CNN）評論員法瑞德（Fareed Zakaria）向來的政治立場是中間偏左，但最近他也反對美國校園中針對右派的滅音效應。

第二，如果所有人的想法一樣，那麼根本沒有人在思想。當他們排拒了不同的意見之後，他們便生活在一言堂底下，結果會沉浸在自以為義之中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公義，正是源於自以為義！

2017.6.1

[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\\_articles.html](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)